

客家文脉 (博览)

长乐风物多 文脉源流长

梅州五华沿袭秦汉遗风，形成独特的文化脉络

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

今年四月，“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”名单公布，位于梅州五华县的“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”赫然在列。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曾发掘出新石器、商与西周、春秋战国、秦汉、唐宋、明清共6个时期的遗存，是广东地区迄今已发掘的同期期遗存中面积较大的一处。

羊城晚报2021年10月21日刊发的《客家文脉》——五华狮雄山获评“梅州文十景”，已对这一重大考古遗址进行过梳理报道。如今，从文化沿革角度看，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邱立诚认为，长乐台遗址（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）的发现和发掘，为研究南越国历史、岭南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交流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“从现有的考古成果和五华当地的民俗文化来看，很多都可以从狮雄山秦汉建筑中找到证据或线索。”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周云水博士表示，自秦汉以来五华风物人文衍生发展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和特征，梳理和挖掘这方面的文史对推动五华文化事业繁荣发展，助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重要意义。



长乐学宫



长乐学宫

九百年成四部志

文/丁思深

溯源

人们都说，邑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。志者，记录一方之封域、山川、户口、田赋、人文、物产、遗事、胜迹，以昭一道同风之盛，备一方之文献，乃一方之史录。它的作用是可以让守此方者，有所依据、借鉴，找到治理方略；可以让生长于此的后辈子民，知道自己的处境、源流，更好地继承发展。长乐，自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置县，至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，历经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历时877年，近九百年的时间里，修志七次以上，成书仅见四部。

最早的修志据说始于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前令张大光主修县志，但未竣。县令毛元思踵继，完成了修志任务，却未有志书存世。直到崇禎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由当时县令黄景明主持修纂完成。黄是“温陵名士，长才博雅，宽罗组组，迨无遗管”。可惜，书稿未及付印，社会动乱，长乐县城被破，制作好的印版便被付之一炬了。于今，亦未能见其全书，仅能在康熙二年的《长乐县志》中见其所作序言的残页。

第三次修志在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进行，由知县孙胤光主修，邑举人李逢祥主纂的《长乐县志》，是目前能见到完整版本的第一部县志。体例分舆地、建置、秩官、选举、人物、系年、艺文，共八卷。这部县志以论、赞、传为主，特别是以“论”“赞”为主要内容，所谓“志”的内容相对较少，大多只是作为辅助的内容出现。这部县志，可能印数有限，存世不多，就连道光年间的温训也没有看过，所以在其主纂的道光《长乐县志》中仍注明“已佚”。其实，这部县志不是没存世，在今天的浙江图书馆就有藏本，而且是很好的印本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此后编纂的县志，有的把“孙胤光”写作“孙荫光”，指的是同一个人。

第四次修志在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，由县令孙荻主修，邑生孔元祥主纂。这次修志距上次修志才24年，主要原因为“皇上特谕各省进呈图籍，并令郡、邑呈志，以成一统书”。可见，这么短时间又修志是奉康熙的命令执行的。体例一如前志，也是八卷。孙荻在《重修长乐县志序》中说：“距今二十余年，时岁变迁，事易境殊，尚有未补载者，非藉修葺，曷以垂稽？”实际上所能补载的东西也不是很多。其存世印本残缺模糊。我在点校此志初，原拟放弃点校。后来又觉得有点可惜。为补全璧，花了许多功夫，把康熙二年志和道光、民国县志进行比勘，有个别模糊句段则依据上下词语的意义作出分析判断，补全句段。最终全书仅缺一百字，未能补上，总算完成了全书的点校，印制出来。后在温训主纂的县志中，康熙年间前后所修两志俱被称为“旧志”，亦多为引用转述，可以说是奠定了县志的格局和基调。

（丁思深，嘉应学院原副教授，著有《长乐风物丛谈》《长乐人物丛谈》）



狮雄山塔

长乐学宫

狮雄山遗址出土的文物



五华忠堂体育场 张炳辉摄

长乐文脉或源起秦汉

长乐县（今五华县），秦汉时期归龙川管辖，秦统一岭南后，置龙川县，赵佗为龙川令。《广东新语》记载：“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，曰长乐，陀受汉封时所筑。长乐本龙川地，陀之旧治。”《岭海剩》《南海古迹记》《南越五主传》等文献均对五华长乐筑台一事有所记载，后考古专家分析，狮雄山建筑遗址即为南越国时期赵佗的“长乐台”遗址。

据了解，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经过多次发掘，目前处于保护性回填状态，其发掘程度只不过是“冰山一角”。五华县博物馆

五华人文兴盛于明清

学宫是一地崇文重教、学风文鼎盛体现。坐落于五华县城十字街五华中学侧的长乐学宫，戟门、照壁、泮池、古木，展示长乐文脉的绵延悠长，代表了五华的人文厚重。

长乐学宫始建于明朝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，是一座红墙黄瓦古代传统风格的宫殿式建筑，坐北向南，左右两厢对称，规模宏伟。学宫设有照墙、戟星门、泮池、戟门、大成殿、明伦堂、崇圣殿、东庑、西庑等，是梅州保存比较完好、规模最大的学宫。

长乐学宫历经多次扩建、增修，但在清朝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被洪水冲毁殿宇，同治六年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，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进行了修复。嘉

馆馆长张汉彬介绍，该馆从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出土的陶片、板瓦、筒瓦、瓦当、陶器、石器、铁器、碳化植物种子等文物，共有2000多件，其中价值较高及比较完整的有300多件套。

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刘长介绍，2011年该所对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发掘，新发现有灰沟包围建筑遗迹，从而推测出更大规模的建筑群及环绕周围的壕沟防御系统，“尽管尚有诸多问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求证，但狮雄山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发掘，无疑对探索和研究秦汉时期岭南

地区城邑形态和设郡置县情况均有重要的价值。”

“虽然未见纪本材料，但文物这么多，表明了当时较高的制作技艺和文明程度。”周云水认为，赵佗自秦南下后巨聚于汉，实行“与越杂居”和“和辑百越”的政策，不仅是长时期、大规模的军事行为，还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建筑、烧陶、制铁等技术，促进了当地饮食、文艺、习俗、宗族等文化的形成，“甚至可能大胆推测，将来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进一步发掘后，也可能发现出土文字或纸质记载。”

应学院原副教授丁思深所著的《长乐风物丛谈》中写道，其传承着长乐一线文脉。

记者翻阅不同时期的《长乐县志》及丁思深所著《长乐风物丛谈》《长乐人物丛谈》发现，五华人文明清时期最为兴盛。据《长乐县志》记载，宋至清先后考中文武进士25名、举人203名、贡生609名，任七品以上官员227人。其中耳熟能详、家喻户晓的人物如下：明山东巡按御史张慎、云南巡抚颜容端；清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拔”的县令魏成汉、聪明刻苦詹学海、金殿传胪赖鹏翮；倡导禁食鸦片第一人的诗人温训；梅州唯一的武状元李威光和武榜眼曾琼璠；四川提督江童茂、广东水师提督魏大斌、福建水师提督李瀚馨等。

诗文方面，有明代长乐第一个进士颜容端的《霍山洞天》：“特将群峰插汗青，碧烟瑶草入云平。”有与世无争的颜廷诗《登邑侯李弦所却金亭》：“古道已亡谁接武？只将思绪寄潜夫。”有清代嘉应四大才子之一的温训《夕阳》：“万峰青未了，天半入斜阳。”有武状元李威光《策论》：“兵不多而务精。而精兵之道，则必须训练为督责，以赏罚为鼓励。”有骈文高手吉履青的《娜嬛书屋诗草》《客舫闲吟草》。此上种种，不胜枚举。

近代以来，五华人才辈出，有世界球王李惠堂、“中国军国之父”徐清华、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大存、中国综观经济学创始人魏双凤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等，可谓人杰地灵、人文蔚蔚。



武状元李威光故居

“工匠文化”独特绵长

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实习生 林树欣

链接

梅州五华素有“工匠之乡”的美誉。《长乐县志》云：“长乐民尽出工著，外出惟工匠，而经商者少。”这表明五华民间工匠文化深厚。为何小小的五华县能产生石匠、木匠、泥水匠、牙匠等一大批工匠人才，这块宝地蕴含着怎样的“工匠文化”？我们一起来探寻。

2021年，有着“天使之翼”美誉的五华县足球文化公园体育馆工程获得“鲁班奖”，这是时隔16年后梅州再次获得该奖项。这次获奖让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投注在五华，赞叹五华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匠心之美。梅州市古民居研究会会长温亮兴认为，五华独特的工匠文化体现了工匠技艺与精神的历史延续性。

“五华的工匠文化最早可追溯到狮雄山秦汉建筑群的建造技术和工艺。”温亮兴对五华的古民居和建筑研究中发现，长乐台是颇具规模的宫殿式高台建筑，运用了当时先进的夯土工艺。好的夯土技术一般运用在防御性建筑的建造上，如长城的台基就是用夯土

筑成。狮雄山考古发现了石灰，石灰可以促进夯土变得坚硬，但当时来说石灰的制作也需要较高的技术。因此，可以猜测赵佗南下时带有各行各业人才和先进的建筑技术。同时，建造高台需要大量的人力，五华一带当时人口众多，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。

在五华的众多工匠中，石匠尤为出名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华表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越秀山五羊石雕、珠海渔女……这些地标性建筑都出自五华石匠之手。温亮兴告诉记者，五华的石匠技艺既是工艺也是艺术，直至今在五华人依旧喜爱用石头建造房屋。

“五华石匠技艺发达的原因：首先是采石容易，本地盛产花岗岩，原材料开采容易，故而采石业发达；二是五华人世代的思想中就有着靠技艺谋生的观念。”温亮兴表示，五华工匠技艺的基因随着工匠世家的血脉流淌而代代传承，那些传世的工匠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当地后人的工匠意识。



不同时期的《长乐县志》